

四世同堂

(上)

老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发行集团

四世同堂

(上)

老舍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世同堂 / 老舍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59-1309-5

I. ①四…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521 号

出版统筹: 雷 戎

策划编辑: 董曦阳

责任编辑: 董曦阳 蒋静丽 王天阳

排 版: 九章文化

营销编辑: 范存榜 赵 娜

责任印制: 孙 明

封面设计: 周 彧

书法题写: 王陵生

封面绘画: 黄有维

SISHITONGTANG

四世同堂

老舍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 江 出 版 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

村委会东 900 米

邮政编码: 101109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插 页: 12

印 张: 32.5

字 数: 86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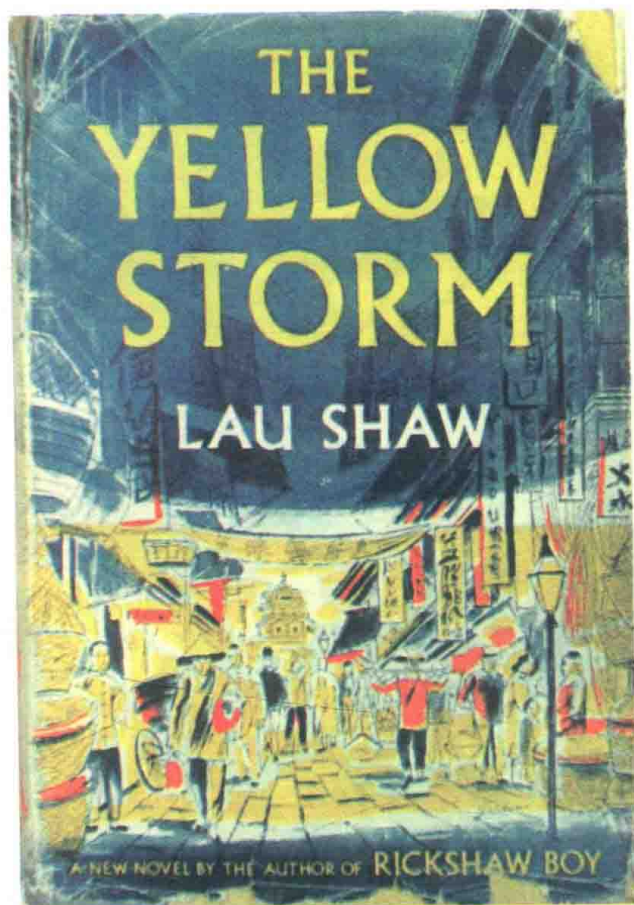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59-1309-5

定 价 (上、中、下): 1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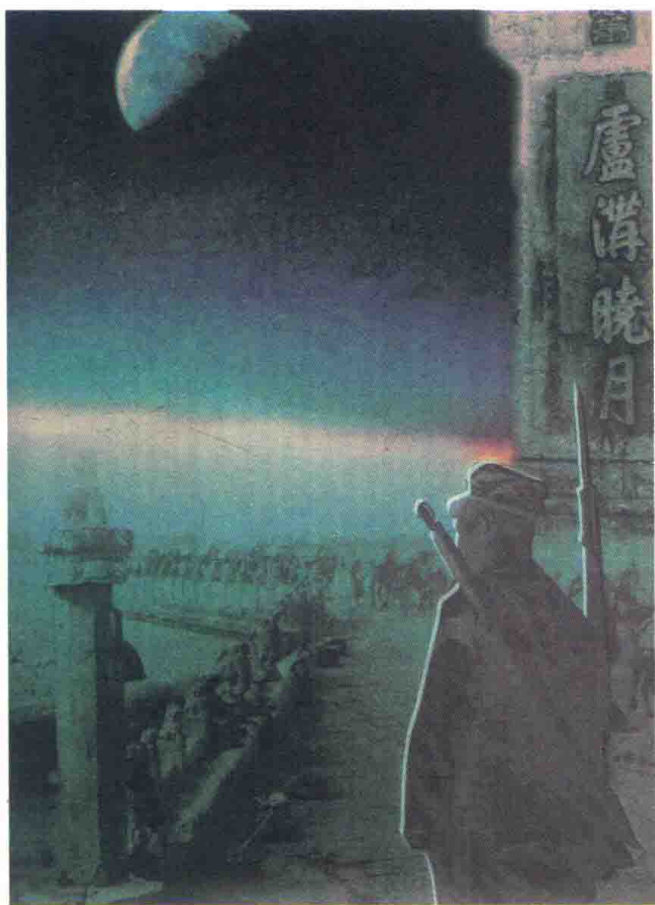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1947 年老舍在美国



1951 年在美国出版的《四世同堂》英译本



卢沟桥事变前夕

二期抗戰得勝圖

老舍作詞

(一)「皇軍」作惡
看「皇軍」，猛如虎；一戰滅
中華，再戰取印度；所向無敵
，全世盟主。



(三)「皇軍」遭難
看「皇軍」，亂潰退，敗陣在
中華，還能征世唐？大夢一場
，白白流血。



(二)「皇軍」作孽
看「皇軍」，真混蛋；殺人不
眨眼，強盜逞蠻壯；紀律全無
，禽獸一樣。



(四)中華努力
我軍民，俱好漢，戰勝不驕狂
，努力往前幹，我大中華，正
義抗戰。

老舍先生到武汉，
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
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子撑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
全民团结笔生花！

馮玉祥

冯玉祥打油诗“老舍先生到武汉”



1938 年 12 月左右老舍与冯玉祥等在万县合影



1945 年老舍全家摄于北碚寓所

序

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

1. 段——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
2. 字——共百万字。
3. 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一百段。

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地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与《饥荒》。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现在是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故三部各有两本，全套共六本。不过，到出第二本的时候，也许就把第一本也放在里面，在《惶惑》之下，成为《四世同堂》的第一部，而后，第二部，第三部，也许照方炮制，直到全套出来，再另行设计，看是用石印好还是刻木版好，此系后话。暂时且不必多去操心。

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他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

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打摆子中。老舍北碚

目 录

第一部 惶惑 / 1

第二部 偷生 / 371

第三部 饥荒 / 785

第一部 惶惑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地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地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

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地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地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地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地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咪咪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老人用小胡梳轻轻地梳着白须，半天没有出声。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与六言杂字；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独力置买了房子，成了家。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就去学徒；直到了孙辈，才受了风气的推移，而去入大学读书。现在，他是老太爷，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论语》，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更不及孙子，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因此，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总是先愣一会儿，表示自己很会思想。对长孙媳妇，他本来无须这样，因为她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嘴中不是叫孩子，